

中国哈佛——燕京学者2005北京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

East Asia's View on World Culture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

East Civil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ymposium of Beijing Conference of
Harvard-Yenching Alumni in
China 2005*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哈佛——燕京学者2005北京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

East Asia's View on World Culture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

East Civil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ymposium of Beijing Conference of
Harvard-Yenching Alumni in
China 2005*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关世杰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ISBN 978 - 7 - 301 - 12771 - 1

I. 世… II. 关… III. 东方文化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K107.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9038 号

书 名: 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

著作责任者: 关世杰 主编 牛大勇 郑晓瑛 邱泽奇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刘 洋

封面设计: 林胜利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2771 - 1/G · 219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203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32.5 印张 637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北京大学副校长
吴志攀教授致辞



哈佛—燕京学社
社长杜维明教授
致辞



北京大学常务副
校长林建华教授
致辞

东文化进程中的东方 Symposium on "East Civil

韩国哈佛—燕京
校友会会长崔松
和教授致辞



韩国哈佛—燕京
校友会秘书长朴
骆圭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汤一介
教授作主题发言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教授作主题发言



北京大学向哈佛—燕京学社赠送《儒藏》一书



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凯利(Peter Kelley)先生向北京大学赠送礼品—燕京大学老照片

进程中的东方文明” sium on “East Civilizations in the



会议部分组织者
合影



分组讨论



研讨会会场

葵

禾

交

蔬

中

心

“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ast Civil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参加研讨会的全体人员合影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提供)

本届年会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
特此致谢！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Symposium
expresses thanks to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or its generous funding.

《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编辑委员会

主 任：汤一介 杜维明

副主任：吴志攀

委 员：乐黛云 郭少棠 张文定 牛大勇 郑晓璘

马 戎 陈 来 邱泽奇 关世杰

主 编：关世杰

副主编：牛大勇 郑晓璘 邱泽奇

作 者：（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颖	马成龙	王 博	尹虎彬	乐黛云
包弼德	华 涛	邱泽奇	刘 扬	刘后滨
刘德寰	李水城	杜丽群	杜维明	汤一介
陈 功	陈 来	陈 霞	陈峰君	陈蕴茜
沈 弘	吴志攀	吴重庆	邹 薇	郑晓璘
张 祺	张 燕	张小明	罗恩·克·弗拉德	
赵璐璐	周 齐	周剑麟	钟祥财	徐莘芳
梁英明	高 毅	钱乘旦	唐文明	章新胜
崔松和	程章灿	程曼丽	彭邦本	彭国翔
甄 橙				

重新发现工作中的愉快

——兼谈我们的“根基文化”

■ 吴志攀*

哈佛燕京学社与北京大学联合,再次在北大举办论坛。汤一介教授、杜维明教授以及众多哈佛燕京学者与会并发表论文。现在,北大把这些立论精妙、见识阔远的文章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我是这本论文集最早的读者之一,拜读学者们的大作,我感觉受益匪浅,也有一些或许是题外话的感想。与三十多年前相比,今天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发展经济在我国,不仅是一个“硬道理”,更是一个“硬现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或多或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从我们的工作中发现愉快?在工作中,有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发现的,愉快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去工作,工作就不会感到疲劳,工作本身就变成了愉快之事。

以一种愉快的心情来工作,使工作成为一种愉快的事情,说起来似乎容易,可是在现实之中,愉快越来越被我们自己所忽视。比如,我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方法,也包括西方的管理文化和哲学,我们认为这是“先进的”、“现代化的”,而且,我们还正在试图将这一套方法也应用到学术机构,试图用管理企业的方法来管理学术机构和学者,用各种数量标准和整齐划一的考核办法来提高学术生产的“效率”。表面上看,我们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了数量巨大的“成果”,但却使学者们丝毫感觉不到愉快。

与经济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一起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文化——尤其是供大众消费的通俗文化。现在,无论我们在多么偏僻的内地小城,一打开电视或收音

*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机,铺天盖地而来的,就是西方文化的图像和声音。我们到书店里一看,发现从西方引进的图书总是更畅销,我们在图书版权贸易上的逆差让人触目惊心。此时此刻,我们的心中隐隐会有些不安,也有些不快:中国的东西到哪里去了?

最近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火了起来。老百姓们都爱看这些解读(或者可以说是“演义”)中国古典文学与哲学著作的节目,而书店里有关的图书也跟着热销,上万人排着长队等待签名售书,甚至不少农民工也在其中。这是个好现象,起码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市场上“西强中弱”的情况。可也有学者对此感到不快,认为这不是学问,最多就相当于过去四川茶馆里的评书。还有的人批评说,这是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不管批评者怎么说,可农民工自己掏钱排队买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他们会掏钱排队购买西方企业管理学的书籍吗?如果没有电视上的解读,他们会自己去读《论语》或者《庄子》吗?我还没有发现有关报道。

我也不认为电视上的通俗化的解读,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解”。但是我想,这种现象起码表明,老百姓们在工作中(也包括在生活中),需要了解中国先贤先哲的智慧和经验,如果谁能用人民大众的语言讲述出来,他们就会感觉到愉快。

我们都承认,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不同的。在过去数千年中,我们的文化已经融入到居家、摆设、服饰、饮食之中,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起居、进退、交往等诸多潜移默化的礼仪之中,也已演化成为书画、丝竹、管弦、舞蹈、戏剧、诗歌等艺术。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切,看到这些,就会感到顺眼,听到这些,就会感觉顺耳,生活在这种氛围中便会感到顺心如意,工作在这种环境中,心灵便会找到归属感。那么,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为什么不能更“中国”一些呢?中国古代的智慧和经验,为什么不能作为我们管理和规章的思想基础呢?在此基础上工作,我们对工作的感觉也许会不一样,也许会比现在感到更多的愉快。

二

物质越来越丰富的社会,精神不一定会同步丰富。我们经常遇到的困惑,不一定是来自物质层面,而是因为精神的空虚。我们发现,身边的物质越来越多:出门带着手机、MP3 和一大串钥匙,还有信用卡和其他无数表明身份的卡片,以及笔记本电脑、充电器、上网卡、小本子、书和笔,随身的公文包里还带着没有处理完的公文、会议通知、日程安排计划。作为教师,身边还总会带着待批改的学生论文或作业。作为信息化社会的人,我们每时每刻还要处理短信和电子邮件,听电话,或用其他电子设备处理信息。带了这么多的东西,压得背都驼了,可内心的愉快感,却越来越少。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事和朋友,如某天出门时没有带手机,也许一整天心都放

不下,六神无主。手机在带来通讯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手机综合征”。没有手机,这一天工作怎么做?我们一天被“事”和“物”包围着,“事”和“物”虽然都离不开人,但它们本应是人的附属,现在,人却成了“事”和“物”的附属。

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的我们,会从中发现愉快吗?也许发现的只是烦琐,感觉到的只是压力,在精神上只会感到紧张,在心情上只会觉得疲惫,从中发现的愉快越来越少,直到几乎已经忘记了什么是愉快。我们现在重新提“以人为本”,也许正是为了将“以事为本”的状态调整过来。

三

杜维明先生提出了“根基文化”的概念,^①我认为这个概念很重要。这个概念解释了我国社会大众对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所表现出的惊人热情的原因。

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属于某种根基文化的。根基文化是什么呢?举个例子,不少外国人汉语说得很好,他们听天津马三立先生的单口相声,或者看赵本山和宋丹丹的春晚小品,可能也会发笑,但可能该笑的地方他们不会笑,并不可乐的时候他们特别乐,绝对不会像我们一样,笑得妙不可言。反过来我们也一样,看美国人的“脱口秀”或其他搞笑节目,我们也很难像美国人笑得那样心领神会。这就是根基文化不同的差别。

美国好莱坞大片的票房很高,我国一些导演也在搞大片,花的钱不少,结果我就不必多说了。满城的黄金,都交学费了。美国的星巴克咖啡店开到了北京故宫里,有普通民众,也有人大代表要求星巴克从故宫搬出来。假如在故宫里开中国式茶馆呢?我们还会这么激烈地反对吗?这也体现了根基文化的不同。

中东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妇女出门,头上围着头巾,脸上围着面巾。如果在伦敦或巴黎街头看到这样装束,可能会感到好奇。但是,当我们来到中东,经受过那里的高温、干燥、大风、狂沙和暴晒之后,才能理解这种装束不仅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也体现出在沙漠里生活的经验。这样可以保持皮肤水分,避免晒伤。“抛头露面”的西方客人,当皮肤被中东烈日晒得像烤乳猪般红肿、倍感痛苦时,才知道当地神圣的阳光不可冒犯。

这些例子中都反映出根基文化的差异。不同根基文化发展出来的价值判断标准、观点、偏好也不同。崇尚什么,禁忌什么,对什么敬而远之,对什么顶礼膜拜,这些可能有很大差异。对待同一事物的判断标准和方法不同,感受不同,欣赏角度不同,从中发现的价值也不同。西方人能从他们的工作中发现愉快,那一套制度、文

^① 杜维明教授在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学会第14次年会上的主题演说,参见《经济观察报》,2007年3月12日,“观察家”版。

化和方法符合他们的偏好。我们也一样吗？我们过去从工作中发现过愉快，当我们感觉到“光宗耀祖”，感觉到对得起父母、师长和自己所处的社群时，心里就特别美好，仿佛“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们发现了“愉快”，这种愉快与西方“现代”企业文化所带给我们的不同，这是精神上的欢乐，是感觉上的幸福。这种感觉，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在我们的工作中，自己的根基文化越来越少，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多。由于根基文化不同，数千年形成的差异，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所以，现在难以发现愉快了，现在发现的是西方人带到东方来的刺激、压力、紧迫、紧张甚至精神疲劳。同样，西方人从东方根基文化中发现的是什么呢？也许他们发现的是神秘、茫然。

四

回到我们中国人的根基文化，什么是我们的根基文化呢？我想用“书与剑”来概括。“书”是知书达理的“书”，“剑”是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剑”。

说到“书”，在我们的文化中，儒、道、法、墨、释，没有一样不是博大精深的。我将这些概括为“书”。百家的经典，都是通过汉字来记载，传承了几千年。“书”成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读书”成为历代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是对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极端表达。历史和文学作品的载体是“书”，艺术也是“书”，“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也离不开书。“书”就是文字，就是笔墨，就是文学，就是哲学，就是气韵，就是文化，就是精神。

“剑”是我们文化中的另一面。我们的文化尚文，但也有它刚劲勇猛的一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厚德载物”的基础上，还必须有“自强不息”，刚毅、顽强。《孙子兵法》就是“剑”文化的体现。这“剑”是“醉里挑灯看剑”的“剑”，是“扬眉剑出鞘”的“剑”，还是武侠小说中常说的“一剑封喉”的“剑”，也是“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的“剑”。中华文化中不仅有儒学的阴柔，也有“剑”的刚毅。

“书”、“剑”合一的文化，当然是了不起的。“书”与“剑”的刚柔相继、柔中带刚、刚中有柔，是中华根基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当这样的根基文化以各种方式体现在我们的工作中时，我们就会有认同感，在思想上自觉，心理上自信，精神上自豪。

五

我们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中华文化的根基上，面向世界，学习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和提升我们的文化。但这不必也不应该改变我们的根基文化。

如同我们的肤色一样,尽管我们能说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但我们仍是黄种人。

在这里,我想引用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他在展望中国文化的未来时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我服膺陈先生的学问,更赞同他的文化态度。我认为,永远不能忘记中国文化才是“本”。我也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比较自觉地在工作和生活中,意识到自己的根基文化,用这种文化来评价和测量工作的价值,并自觉地朝着我们所认同、接受的方向去调整,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工作中发现愉快。只有这样,我们才是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是精神的,而不是事物的;是“以人为本”,而不是被物质牵着鼻子、锁着手脚。只有在愉快的状态中,我们才有更敏锐的预见力,对我们周围的事物看得更加清楚,对身外之物看得更加豁达,我们会更有毅力与耐性,感觉会更丰富,力量会更强大,精神会更崇高!

希望这本以论述中西方文化为主题的论文集,能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愉快。
是为序。



致 辞

Address